

歷史感應統紀

冊下

譚丘園題



歷史感應統紀卷三

彭澤許止淨編纂

南史

郗后

郗后嬪於武帝。酷妬忌。及終。化爲龍。入於後宮。通夢於帝。或見形。光采照灼。帝體

不安。龍輒激水騰涌。於露井上爲殿。常置銀鹿盧金瓶。灌百味以祀之。

梁后妃傳

太平廣記。郗氏化蟒。帝以告誌公公曰。非禮佛不可。帝乃撰悔文十卷爲其懺禮。又一日

聞異香馥郁。仰視見一天人曰。此蟒後身也。蒙帝功德。已生忉利天。酷妬卽是瞋心。瞋

心所感。變爲毒質。故受形爲蟒。因果之理。亦自心所造也。梁武造懺以度之。懺中發慈悲

心。廣大心。消滅瞋毒。故得脫蟒而生天。神僧傳。安世高謂其同學曰。卿明經精勤。而性多

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得道。必相度。旣而達邾亭湖。神告高曰。吾昔與子俱出家學道。好

行布施。而性多瞋怒。墮此神報。高曰。遠來相度。何不出形。神從牀後出頭。乃是大蟒。悲淚

如雨。高取絹物爲造寺。神卽命終。化一少年。上船長跪。受高呪願。忽然不見。又唐華嚴和

尙首座。因沙彌碎鉢。瞋恚死。化爲大蛇。來吞沙彌。和尚以錫杖止之。令衆念佛。爲受三歸

五戒。乃去。和尚謂衆曰。此首座合證果位。爲臨終惜一鉢。怒此沙彌。遂爲蟒形。今若殺

彌必墮地獄。賴吾止之。與受禁戒。今當捨身。生裴中郎宅爲女。年十八亡。再轉男出家。弟子詣裴寬宅。果生女。年十八歲卒。又案近有醫書。載西人婦。盛怒之後。以乳哺兒。兒無病而死。醫驗之。謂係中毒。不解其故。後復產兒。亦於盛怒之後。以乳哺兒。兒又死。醫乃化驗其乳。全係毒質。是爲瞋心成毒之確證。現身已能變毒。死後能不化蛇乎。是知瞋恚之爲害也大矣。若有多瞋宿習。當常作被怨家打罵毀辱想。不但不起瞋心。且復生歡喜心。作償債想。久作此想。縱遇橫逆。亦不生瞋矣。又若常念觀世音菩薩名號。亦可消此宿習。

宋文帝義康。彭城王義康。權傾天下。亦自強不息。府門每日常有車數百乘。雖復位卑人微。皆被接引。愛惜官爵。未嘗以階級私人。文帝有疾。義康入侍。湯藥飲食。非口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後坐罪免爲庶人。會魏軍至。上慮有亂志者。奉義康爲亂。遂賜死。初。會稽長公主爲文帝所親敬。嘗就主宴集。甚歡。主起再拜頓首。悲不自勝。曰。車子歲暮。必不見容。特乞其命。因慟哭。上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甯陵。後文帝爲長子劭所弑。義康貪婪驕縱。亦有取敗之咎。惟殺不以其道。應受惡報也。

義季。衡陽王義季。爲荊州刺史。大蒐於郭。有野老帶苫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盤於遊畝。古人所戒。今陽和扇氣。一日不作。人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義季止馬曰。賢者也。賜之食。老人曰。願大王均其賜也。苟不奪民時。則民皆享王賜。老人不偏其私矣。斯

飯也弗敢當。問其名。不告而退。衡陽王義季傳

六朝紊亂之際。尚有隱君子。如長沮桀溺之流。雖云野有遺賢。為有國者之不幸。而究竟

培養國家元氣不少。

宋明帝 建安王休仁。與明帝素相愛。及廢帝世。同經艱危。明帝又資其權譎之力。泰始

初。四方逆命。休仁親當矢石。大勳克建。任總百揆。四方輻輳。上不悅。休仁求解職。見許。及殺

休祐。其年上疾篤。為身後計。召休仁入宿。賜死。休仁罵曰。上有天下。誰之功也。孝武以誅鋤

兄弟子孫滅絕。今復遵覆車。枉殺兄弟。其能久乎。及帝疾甚。見休仁為祟。叫曰。司徒小寬我

尋崩。宋文帝諸子傳

專制君主。無論若何權力。及其將死。則與乞丐平等。所謂一切威勢。悉皆退失。輔相大臣

宮城內外。象馬車乘。珍寶伏藏。如是一切無復相隨。此時正宜為身後計。則除暴懺罪。興

仁修福也。乃宋明為身後計。則枉殺兄弟。若惟恐死之不速。入地獄之不深者。至叫司徒

寬我之時。得無悔計之太左耶。嗚呼。晚矣。

劉伯龍 宋劉伯龍。為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嘗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見一鬼。撫掌大笑。

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也。遂止。宋劉粹傳

此鬼大是雅人。有益伯龍不少。然亦以伯龍生平廉潔。鄙念偶萌。故不惜現身指點。不然

鷄鳴而起。孳孳為利者。沿沿皆是也。何能盡笑乎。

蕭惠明 宋蕭惠明為吳興太守。郡有卞山。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處郡廳事。前後

太守不敢止。惠明日。烏有是哉。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

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蕭思話傳

蕭琛 蕭琛為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人名之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廳事為神座。公

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以牛充祭。琛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

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為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蕭思話傳

按惠明只是不信有神。故為羽所戕。琛則遷之於廟。其理直。禁宰牛。其心仁。故雖猛如項

羽。亦不得不俯首就範。又按齊書曰。李安人為吳興太守。郡有項羽神。護郡廳事。太守到

郡。必祀以軛下牛。安人奉佛。不與神牛。著履上廳事。安人尋卒。世以神為崇。云觀蕭琛事。

足證安人之卒。非神為崇。蓋世之神祠。縱有淫昏之鬼。作威福於其中。然邪決不勝正。况

奉佛之人哉。  
王僧達 宋王僧達。幼聰敏。好鷹犬。躬自屠牛。兄錫罷臨海郡。還。俸祿百萬以上。僧達一

夕。令奴輩輦取無餘。為宣城太守。遊獵無度。受辭辨訟。多在獵所。遷吳郡太守。西台寺多富

沙門。達遣主簿率門義。家丁劫寺內竺法瑤等。得數百萬。後高閹與沙門曇標等謀為亂。帝

以僧達屢經犯忤。因陷之。賜死。宋王僧達傳

僧達以太守而爲屠爲盜。其取誅固定然之理。惟劫掠沙門之資財。卽受沙門拖累。則報施之巧也。

按地藏本願經云。若有衆生。偷竊常住財物穀米飲食衣服。乃至一物不與而取者。當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薩遮尼乾子經云。若有惡人。破沙門房舍。取佛法僧物。園林田宅。衣服飲食。一切珍寶。應當上品治罪。以作根本極重罪。故觀佛三昧經云。七種重罪。能令衆生墮阿鼻地獄。其中第五。卽用僧祇物。蓋俗人財產。不過一家生命所關。而盜劫者。且罪在不赦。况常住財產。爲一切衆生慧命所係。故犯盜劫者。其罪大不可言。喻冥祥記載。宋唐文伯弟好蒲博。屢竊寺錢。後病癩。卜者云。由盜佛錢。其父怒云。佛何神。令我兒致此。當更虜奪。若復能病可也。卽取寶蓋帶爲腰帶。旋惡瘡起腰處。又周宗從軍北伐。失利。與同邑六人逃竄。至一空寺。有水精像。因共竊取質食。惟一人不得分。旣歸三四年。宗等五人相繼病癩死。不得分者獲免。皆元嘉間事。蘇東坡筆記云。余在儋耳。聞李氏女死。兩日復生。問其父。述云。初至冥府。言此誤追。見獄在地窟中。隧而出。入一嫗身。生黃毛如驢。蓋某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錢物。已三易毛矣。僧以檀施錢物。與在家之妻。尙犯大惡。如僧達者。眞阿鼻種子矣。

謝朓 謝朓文辭清麗。啓王敬則反謀。敬則女爲朓妻。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爲江祐所構。下獄死。臨終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宋謝朓傳敬則助齊主篡逆。後又懷二心。反覆小人。本死無足惜。惟朓身爲子壻。首發其謀。故臨死於良心上。終自問不過。

王志 王志遷宣城內史。清謹有惠政。郡人張倪。吳慶爭田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鄉里乃有此爭。倪慶因相攜請罪。所訟田遂成閒田。後爲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返。唯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主事者勿憂。明日果至。以婦孕生。吏人歎服。王曇首傳

袁燦 宋袁燦。鎮石頭。齊高帝將革命。殺燦并其子。最燦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燦門。生狄靈慶。慶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殺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犍狗。戲如平常。年餘。忽一狗走入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歿。此狗卽袁郎所常騎也。宋袁燦傳

當靈慶抱兒。以首時。方自謂大利。忽臨機不可失矣。而乳母乃謂之求小利。何所見不同。之天壤耶。至爲狗噬殺。狗報仇耶。兒爲厲耶。冥冥中自有主宰者。少時妻子皆歿。乳母所見。又何神乎。嗚乎。愚夫愚婦所能前知。而陰賊險狠之徒。竟昧然無知。可不怪哉。噫。富貴

爵祿之陷溺人心。至於此極。宜乎修道之士。避之若浼矣。又還怨記。諸葛覆爲元真太守。病亡。子元崇迎喪還。覆門生何法僧。貪其資。與伴共推元崇墮水死。爾夜元崇母夢崇還。絨父亡。及身被殺。委曲歎歎不能自勝。又云疲極困臥牕下牀上。母視眠處沾溼如人形。於是舉家號泣。聞於官。刺史徐深之。驗諸葛喪船。父子亡日如鬼語。乃收行兇二人。卽款服殺之。

褚澄 澄尚宋文帝女。善醫術。爲吳郡太守。百姓李念道。以事到郡。澄曰。汝有重疾。答曰。舊有冷疾。五年不差。澄爲診脈。曰。汝病是食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煮服。一服乃吐出一物。開看是雞雛。羽翼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藥。又吐得如向者雛十三頭。而病差。褚裕之傳

以雞卵爲無上補品者。請讀此。

褚彥回 褚炤字彥先。彥回從父弟。少有高節。彥回身任二代。拜司徒。賓客滿座。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耶。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褚裕之傳

當拜司徒而賀客滿堂時。彥回意氣之盛。較之齊人施施從外來。自更增十倍。不意乃有阿弟。効妻妾之羞。且泣富貴壽考。以門戶不幸四字括之。奇絕慟絕。



徐秋夫。孫文伯。徐秋夫。工醫術。為射陽令。嘗夜有鬼呻聲甚。懷慘。秋夫問何須。答言患

腰痛。死雖為鬼。痛猶難忍。請為芻人。按孔鍼之。秋夫如言。為灸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埋

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伏其通靈。孫文伯亦精其業。宋宮人患腰痛。牽心。輒氣

絕。文伯曰。此髮癥也。以油投之。即吐得一物。如髮。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張邵傳

吾國談鬼者。多謂鬼有氣無質。則似不應更有痛楚。然照佛經。人與鬼均業力所造。人謂

鬼無質。鬼又何嘗見人有質耶。形體雖亡。業力不散。則為鬼亦痛。固宜設芻針之。鬼疾即

愈。則由信仰既深。業隨心轉也。

顏竣。顏竣。延之子。遷吏部尚書。權傾一朝。延之嘗早詣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起。延

之怒曰。恭敬擢節。福之基也。驕很傲慢。禍之始也。况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

其能久乎。竣後以事免。賜死。宋顏延之傳

延之數語。不惟知子莫若父。而實為天下後世示之準則。百世不易者也。

沈道虔。沈道虔。少仁愛。孫恩亂後。饑荒。與兄子共釜庾之資。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

有竊其園菜者。虔自逃隱。待竊者去。乃出。又有拔其屋後筍者。令人買大筍送之。曰。欲屋後

竹得成林耳。盜者慚不取。使置其門內而還。嘗以拮拾自資。同拮者或爭。穰道。虔諫之不止。

悉以所得與之。爭者愧。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禺為作衣服。并錢一萬。

與之度悉分諸兄弟子無衣者。鄉里少年相率受學。咸得有成。累世事佛。推父舊宅爲寺。每四月八日請像。輒舉家感慟焉。隱逸傳

聞沈公之風。真能使頑夫廉。懦夫立矣。然推其所以致此者。則以累世事佛故。佛教之有裨世道。不其大乎。但今之信佛者。或進或退。其自修也。或作或輟。己身尙不能感。遑論及人。必如沈之舉家感慟。乃足當信士矣。

吳國夫

吳國夫有義讓之美。人有竊其稻者。乃引還。爲設酒食。以米送之。范叔傳

顧覲之

顧覲之爲山陰劇邑。御繁以約。務簡而事理。爲湖州刺史。以政績稱。卒謚簡子。

綽私財甚豐。鄉里多負債。覲之禁不能止。後爲吳郡。誘出文券一大廚。悉焚之。宣語遠近。皆不須還。覲之常執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意傲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願作定命論。願傳

經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蓋所謂命者。由各人生前善惡業力所造。或一生。或多生。所種之因。至今而成熟爲果。故有定分。非智力所能移也。然業自性卽空。本無實體。倘得般若智照。能令立卽消亡。或誠心禮佛持名。或現業有大善大惡。亦得而轉之。則命無定分。可以智力移也。惟移之之法。須向內脩行。而不可向外馳逐耳。總之。君子篤躬守道。當任天運。造福濟人。當盡人事。

蕭遙欣子畿

齊曲江公遙欣宣帝兄年七歲出齋時有小兒善彈飛鳥遙欣曰凡戲多

端何急彈此鳥自空中飛翔何關人事左右感其言遂不復彈鳥明帝入輔欣參預政事凡

所談薦皆得其人卒謚康公子畿十歲能文有弟九人恩愛篤睦性溫和與物無競沈約見

其文歎曰始驗康公積善之慶畿位尚書左丞末年專釋教為新安太守卒子清有文才為

永康令

齊宗室傳

觀齊宗室傳其被廢黜嬰誅夷者何限惟曲江勳名爛於朝野令德傳於子孫而皆自其

少時好生惡殺一念所流播易曰蒙以養正豈不然哉故吾謂為人祖父而真愛其子孫

欲其進德立業消災延壽者必自幼年教以不殺始現報錄項璿性好善嗜放生一夕

鄰人夢童子戴鳳翅坐有鱗獸鼓樂至璿家遂生梓後精通韜略參贊軍務又某富翁

生一子癡騃翁憂之有道人謂曰此殺業太重靈竅不開也翁家遂戒殺偶出勸人放白

花蛇一條夜夢花衣人來謝曰承恩相救特來助公子讀書成名後其子吐黑水數斗穎

悟異常登甲榜

蕭嶷

豫章王嶷高帝第二子寬仁得朝野歡心薨後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應便死太

子加膏中藥使我癱不差復加湯中藥使利不斷吾已訴先帝因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

卿少舊

年少舊交也

因卿呈上文季祕而不傳甚懼此事少時太子薨又嘗見形於第後園乘腰

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版。左右授一玉手版與之。出後園閣。直兵倒地。仍失手版。齊

章傳

疑出青紙文書示文季。季祕而不傳。似真有文書在季手者。奇矣。惟疑在冥冥中訴怨索命可矣。何必傳示文季。詎非欲轉告世人。昭示因果耶。

蕭誅。蕭季敞。蕭誅與兄誡同。豫廢立。明帝誅誡。蕭季敞求收誅。乃至手相摧辱。誅曰。已

死之人。何足至此。君不憶相提拔時耶。幽冥有知。終當相報。季敞爲誡所獎。故累爲郡守。在政貪穢。誡輒掩之。後爲廣州刺史。白日見誅將兵入城收之。少日果爲周世雄所襲。軍敗奔

山中。爲蛭所嚙。肉盡而死。慘楚備至。後爲村人所斬。論者以爲有天道焉。齊宗室

季敞貪穢。誡輒掩之。其任用私人。不顧民命。與李敷任李訢事同。終受負恩反噬之報。亦

同。惟敞更仇及蕭誅。則又甚焉。蛭嚙肉盡。而後加誅。其惡報亦歷史所僅見。

蕭鏗。齊宜都王鏗。高帝第十六子。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

蔬食。自悲不識母。常祈請幽冥。求一見夢。至六歲。遂夢見一女人。云是其母。鏗悲泣。向舊左

右說。容貌衣服。皆如平時。聞者歎歎。死後入夢於陶宏景。見宏景傳。高帝諸子傳

以數歲小兒。能因傷母而蔬食。誠足令人感泣。明帝不道。殘害骨肉。鏗雖不報怨。而休佑

休仁等。終必殛之矣。

蕭子倫高帝。明帝遺茹法亮殺巴陵王子倫。執鳩逼之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

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高皇帝殘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當然。因仰藥而死。齊武帝傳

蕭道成爲鬼。聞子孫此種判斷。不知感想若何。然則人生何苦貪一時之富貴。而貽子孫

無窮之殃。以致死在地下。受唾罵也。

張敬兒。張敬兒好射猛獸。發無不中。家貧。嘗爲吳泰家擔水。通泰愛婢。將被殺。逃匿棺

中。乃免。及領兵討賊。啓明帝以泰黨同逆。收籍吳氏。唯家人保身得出。財貨數千萬。皆有之。

繼誅沈攸之親黨。復沒入財物數千萬。爲雍州刺史。人問一物堪用。莫不奪取。好卜術。信夢。

自云貴不可言。武帝疑有異志。遂收敬兒。及子道門。道暢道休。並伏誅。齊張敬兒傳

籍沒兩家財產。各得數千萬。猶復取民間用物。其貪得無厭。實古今罕有。全家伏誅。有財

無人享用。貪夫其奈之何哉。

劉靈哲。劉靈哲所生母嘗病。躬自祈禱。夢見一黃衣老公與藥。驚覺於枕間得之。如言

而疾愈。藥似竹根。於齋前種。葉似萹苳。嫡母崔氏。及兄子景煥。爲魏所獲。靈哲爲布衣。不聽

樂。及父懷珍卒。當襲爵。哲固辭。朝廷義之。哲傾產贖嫡母。及景煥。累年不能得。武帝哀之。令

北使者請之。魏人送以還南。乃襲封爵。齊劉懷珍傳

劉善明。劉善明青州饑荒。人相食。明開倉以救百姓。呼其家田爲續命田。累爲州郡。卒。

無遺儲。高祖聞其清貧，賜穀五百斛。齊劉懷珍傳

周安士先生曰：每見人書寫田契，必曰「永遠管業」。嗚乎！田是主人身，是客。客又安得永有？其主乎？若善明之，續命田三字，遺愛在民，萬年不滅，則可謂永遠管業矣。

曹武 齊曹武在雍州，致錢七千萬。東昏卽位，利其財，誅之。收兵至武，歎曰：「諸人知我無異志，所以殺我。政欲取吾財，貨伎女耳。」武雖武士，有知人鑒，謂梁武曰：「卿必大貴。今以弱子相託，每密送錢物好馬，帝多乏，就武換借，未嘗不得。遂至十七萬。及帝卽位，忘其惠，忽夢如田陸上行，兩邊水深無底，夢中甚懼，忽見武來，負之得過。」曰：「卿今爲天下主，乃忘我顧託之言耶？我兒饑寒無衣，昔所換十七萬，可還，令其市宅。」帝覺，卽使主書送錢還之，使用市宅。子世澄、世宗，並蒙抽擢。齊曹武傳

按武生有知人鑒，預爲子放債，死而靈不泯，更爲子索債，愛子誠至矣。然使不聚財七千萬，何至使人利其財，誅之子等，亦何至於飢寒無衣？知人之必大貴，而不知己之將買禍。至臨沒時之言，乃與石崇正等，則悔之晚矣。梁武身受顧託，兼有厚恩，非示夢責償，竟付之流水，不惟不能追蹤朱暉，其人格亦更在淮陰下矣。

劉訐 劉訐，幼純孝。父母卒，爲伯父所養。事伯母及昆姊，孝友篤至，爲宗族所稱。其兄歆及阮孝緒，日夕招攜，都下謂之三隱。訐精意釋典，族祖孝標稱之曰：「訐超越俗，如天半朱。」

霞。歎矯矯不羣。如雲中白鶴。訐自少至長。無喜愠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加陵之者。莫不退而媿服。由是衆論咸歸重焉。諡曰元貞處士。劉懷珍傳

按劉歆精心學佛。訐亦精意釋典。所以能孝友篤至。而人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也。一生無喜愠。非有奢摩他微密觀照工夫。決不能矯飾。以不競勝競。所謂大智若愚。大勇若怯也。嗚乎。今世學者。每稱競爭進化。聞元貞之風。其亦爽然失乎。

梁元帝 梁元帝諱繹。武帝第七子也。初武帝夢眇目僧。執香鑪。稱託生王宮。既而帝母在采女侍次。始褰戶幔。有風回裙。武帝意感幸之。采女夢月墮懷中。遂孕生帝。舉室中非常香氣。有紫胎之異。梁帝紀

按此亦輪迴之證。歷史家於帝王降生。每多祥瑞。近人欲破除迷信。而於階級思想。更呵斥不遺餘力。此固衆生平等之好景象。然從體性立論。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且在凡不滅。在聖不增。此平等義也。從業力而言。卽一人類。已千差萬別。何況推廣有十法界。此差別義也。有體性之不變。有業力之隨緣。於是而有輪迴。此固於理論至圓滿。而於事實亦確鑿不可誣者。豈得謂之迷信耶。此傳載元帝以眇目僧入胎。陸法和傳。謂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自可信其來歷不凡。惟以歷劫脩行之佛子。而墮落王宮。且無好結果。亦足爲元帝惜耳。

蕭猷 梁宗室臨汝侯猷爲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歡極。醉。神亦有酒氣。所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齊苟兒反。衆十萬。攻城。猷兵糧俱盡。乃遙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從東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里。時日已晡。騎舉猶曰。後人來。令之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時廟中侍衛士偶皆泥溼如汗。是日猷大破苟兒。卒諡曰靈。以與神交也。梁宗室長沙王傳

以此傳合蕭惠明蕭琛各傳觀之。則項羽在吳興爲神。確乎可信。按羽坑秦降兵二十萬。火燒咸陽。其罪應墮地獄。何幸而得爲神。或以除秦暴虐。有功於天下。功過足以相抵耶。或惡果尙未熟耶。總之各廟信乎有神矣。

蕭賁 宗室賁投侯景。監造攻具。以攻臺城。南康嗣王會理謀襲景。賁告之。會理等被殺。賊封賁竟陵王。改姓侯。晝臥。見柳敬禮。蕭勸入室殿之。賁驚起。乞恩。俄而賊惡其翻覆。殺之。梁宗室臨川王傳

侯景受高歡卵翼。聞歡死。卽據地自固。旣叛降西魏。復叛投梁。終則叛梁。實行篡逆。可謂極翻覆之本領。而乃惡賁翻覆而殺之。翻覆之人。固臭味相投者。猶不能容耶。

蕭秀 安成王秀。年十三。吳太妃亡。與弟始興王憺並以孝聞。秀性方靜。雖左右近侍。非正衣冠弗之見。京口自亂後。人戶流散。秀招懷撫納。惠愛大行。饑年。以私財贍百姓。所濟甚



多。遷荊州刺史。立學校。招隱逸。沮水暴長。頗敗人田。秀以穀二萬斛贖之。又嘗苦旱。乃責躬親祈。楚望甘雨。即降。遂獲有成。夏口常為戰地。暴露骸骨。秀於黃鶴樓下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梁宗室傳

人之性德。必自孝始。人之修德。必自敬始。能孝能敬者。則治天下感神明。不煩他求矣。

蕭偉 南平王偉。天監元年。封建安王。初武帝軍東下。用度不足。偉取襄陽寺銅佛。毀以

為錢。富僧藏鏹。多加毒害。後遂惡疾。十三年。累遷光祿大夫。以疾甚。不復出蕃。所生母薨。毀頓過禮。惡疾轉增。疾亟。喪明。而性多恩惠。常遣左右。歷訪閭里貧困。吉凶不舉者。即贍卹之。每祁寒積雪。遣人載樵米。隨乏絕。賦給之。晚年崇信佛理。精立學。大通四年薨。梁宗室傳

按偉性孝多恩。福報正不可量。徒以毀佛鑄錢。毒害富僧。致終身惡疾。更喪其明。可哀也。然尚賴晚年懺悔。不然。則惡疾猶是花報。果在地獄矣。一念之差。終身悔之而不盡。少年意氣。其可逞乎。

蕭懋 晉安王子懋。齊武帝第七子。諸子中最為清恬。七歲時。母病篤。請僧行道。有獻蓮

花供佛者。僧以銅罌盛水。漬其莖。欲花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

花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罌中。稍有根鬚。當世稱其孝感。齊武帝諸子傳

按高僧傳。唐啓芳圓果二法師。結期念佛。共折一楊枝。置觀音菩薩手中。祝曰。若得生淨